

南史

十九

列傳第五十三

南史六十三



王神念

子僧辯

羊侃

子球

羊鴉仁

王神念傳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位潁川太守與子僧辯據郡歸梁封南城縣侯歷安成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政績後爲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祆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後徵爲右衛將軍卒於官謚曰壯及元帝初追贈侍中中書令改謚忠公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馭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揚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之華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瓌偉魏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爲作揚白花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歌之聲甚悽斷華後位太子左衛率卒於侯景中神念長子遵業位太僕卿次子僧辯

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元帝後爲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爲中兵參軍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爲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爲神而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平生有德有怨者必報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中直兵參軍曹子郢討之使僧辯襲安成子郢旣破其軍敬躬走安成僧辯禽之又討平安州反蠻由是以勇略稱元帝除荊州僧辯爲貞毅府諮議參軍代柳仲禮爲

竟陵太守及侯景反元帝命僧辯摠督舟師一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沒侯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緩撫遣歸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元帝承制以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元帝令僧辯及鮑泉討之時僧辯以竟陵間部下皆勁勇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與泉俱入使泉先言之泉入不敢言元帝問僧辯僧辯以情對元帝性忌以爲遷延不去大怒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唯死耳僧辯對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見老母帝自斫之中其髀流血至

地悶絕久之方蘇即送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繫之其母脫簪珥待罪帝意解賜以良藥故不死會岳陽軍襲江陵人情搔擾元帝遣就獄出僧辯以爲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帝命僧辯代之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旣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並沉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秉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

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荅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頃之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剋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即率巴陵諸軍公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

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
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鸚
鵝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
困蹙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子仙謂
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
之禽子仙丁和等送江陵元帝命生釘和舌齧
殺之郢州既平僧辯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
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
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
元帝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
表勸進並蒙優荅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
命南兖州刺史侯瑱襲南陵鵠頭等戍並剋之
先是陳武帝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
至盆口陳武名蓋僧辯僧憚之既至盆口與
僧辯會于白茅洲為盟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
文辭氣慷慨皆淚下沾襟及發鵠頭中江而風
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
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
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
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

疾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盧暉
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
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
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
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父子兄
弟相哭自石頭至于東城被執縛者男女裸露
袒衣不免緣淮號叫翻思景焉僧辯命侯瑱裴
之橫東追景僞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侯瑱
瑱送至僧辯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
今日之事將欲如何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
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豈識王僧
辯乎社稷既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
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懼然乃謬荅曰此乃
聖上威德羣帥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
有焉於是逆寇悉平元帝即位授鎮衛將軍司
徒加班劔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
如故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識云太歲龍
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
氏當滅李氏代興及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
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既

而朝廷未達其心詔徵僧辯就宜豐侯循南征
爲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爲都督西下諸
軍事先是陳武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元
帝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尋而洪雅降納
納以爲應符於是共議拜洪雅爲大將軍尊事
爲主洪雅乘平肩大輿繖蓋鼓吹羽儀悉備翼
從入長沙城時納等據車輪夾岸爲城士卒皆
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蒙衝闢艦巨水
陵山時天日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然風
雨時人謂爲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三月庚

寅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
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竊相
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
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爲
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太牢加其節蓋
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一曰
青龍艦一曰白武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丈
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
逼焉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
執旗鼓以誡進止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

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
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僧辯尚據胡牀不爲之
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作逆
以王琳爲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衆軍未之許
而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元帝乃遣琳
和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詔會衆軍西討尋而武
陵敗績是時齊遣郭元建謀襲建鄴乃遣其大
將東方老等繼之陳武帝聞之馳報江陵元帝
即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熟即留鎮焉先
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東關以拒北軍徵吳
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而大敗之
僧辯振旅歸建鄴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爲
太尉車騎大將軍頃之丁母憂母姓魏氏性甚
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
獄母流淚徒行將入謝罪元帝不與相見時貞
惠世子有寵母詣閣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
矜之及僧辯免坐母深相責厲辭色俱嚴雖剋
復舊都功蓋宇內母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
朝野稱之謂爲明哲婦人及亡甚見愍悼且以
僧辯勲重其喪禮加焉命侍中謁者監護喪事

謚曰貞敬太夫人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其年十月魏遣兵及梁王訇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於建鄴爲大都督荊州刺史未至而荊州已滅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武帝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以爲梁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頓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上黨王高渙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軍敗僧辯遂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禮因

遣第七子顯顯所生劉并弟子珍往充質遣左戶尚書周弘正至歷陽迎明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送啓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明報書許之僧辯遣使送質于鄴貞陽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末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如故陳武帝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白有兵

來僧辯與子顓遽走出閣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顓下就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及子顓俱被絞殺初僧辯平建鄴遣陳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廉藺之分且爲第三子顓許娶陳武章后所生女未昏而僧辯母亡雖然情好甚密其長子顓屢諫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軍必出江表因遣記室參軍江昕以事報陳武仍使整舟艦器械陳

武宿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留盱城中銜枚而進知謀者唯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謂江旰徵兵扞北安都舟艦將趣石頭陳武控馬未進安都大懼乃追陳武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湏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邪陳武曰安都嗔我乃敢進遂剋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陳武之譎殆天授也顓承聖初位侍中魏剋江陵隨王琳入齊爲竟陵郡守齊遣王琳鎮壽春將圖江左及陳平淮南殺琳顓聞之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

顛弟頌少有志節恒隨梁元帝及荊州覆滅入于魏僧辯既亡弟僧智得就任約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害僧智弟僧悊位譙州刺史征蕭勃及聞兄死引軍還時吳州刺史羊亮隸在僧悊下與僧悊不平密召侯瑱見禽僧悊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於將羊鯤斬之僧悊復得奔齊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軍敗竄逸荒野莫知所之仰天嘆曰讎恥不雪未欲身膏野草若精誠有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聞空中催令急去僧悊異之勉力馳進行一

里許顧向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徐嗣徽高平人父雲伯自青部南歸位終新蔡太守侯景之亂嗣徽歸荊州元帝以爲羅州刺史及弟嗣宗並有武用嗣徽從征巴丘以功爲太子右衛率監南荊州徐州之亡任秦州刺史嗣產先在建鄴嗣宗自荊州滅亡中逃得至都從弟嗣先即僧辯之甥復爲比丘慧暹藏得脫俱還及僧辯見害兄弟抽刀裂眦志在立功俱逃就兄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與僧辯故舊圖陳武帝帝遣江旰說之嗣徽執旰送鄴乞師

焉齊文宣帝授爲儀同命將應赴及石頭敗退復請兵於齊與任約王暉席臯同心度江及戰敗嗣微墮馬嗣宗援兄見害嗣產爲陳武軍所禽辭色不撓而死任約王暉得北歸

羊侃傳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父祉北史有傳侃少而瓌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爲武豈羊質虎皮乎試作武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正光中

南傳五三

十一

秦州羗莫折念生據州反仍遣其弟天生攻陷歧州寇雍州侃爲偏將隸蕭寶夤往討之射殺天生其衆即潰以功爲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泰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父祉恒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濟河以成先志其從兄兗州刺史郭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不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爲兗州刺史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十萬及高歡爾朱陽都等相繼而

至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疋將入南士卒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幸適去留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刺史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爲折樹稍北人降者唯侃是衣冠餘緒帝寵之踰於他者謂曰朕少時捉稍形勢似卿今失其舊體殊覺不奇上又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上應詔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是日詔入直殿省啓尚方仗不堪用上大怒坐者非一及侯景作逆果弊於仗麤後遷都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游造左衛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粲作兄何敢無宜適朱時在席

後華林法會欽拜謝於省中王銓謂欽曰卿能
屈膝廉公彌見盡美然羊公意猶未釋容能更
置一拜欽從之官者張僧胤嘗候侃侃曰我床
非闔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太清元
年爲侍中會大舉北侵以侃爲冠軍將軍監作
寒山堰事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明乘水攻彭
城不見納旣而魏援大至侃頻言乘其遠來可
擊且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頓堰上
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爲都官尚書侯
景反攻陷歷陽帝問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
人急據採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
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
敢便逼都遂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敗矣
乃令侃率千餘騎須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
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旣卒至百姓
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
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
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
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
至卒迫公私駭震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

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韋黯津年老且疾黯
懦而無謀軍旅指搗一決於侃膽力俱壯簡文
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兇懼侃僞稱得外射書
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
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
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
萬匹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
賚賊爲尖項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
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
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

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
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漸虛彼來必倒可卧而
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旣頻攻不捷乃
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
可賊多日攻城旣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
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
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不從遂使千餘
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
者太半初侃長子鷲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
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

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驚曰父以汝為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為閉拒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為免曹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為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

兩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城賊不能進尋以疾卒於城內贈侍中護軍將軍子球嗣侃少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儻又有孫荆玉

能反腰帖地街得席上玉簪救賚歌人王娥兒
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竒曲一時無對
初赴衡州於兩艦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
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
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
侃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
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
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
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
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

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挂意命酒
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
三子鷗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
以其妹爲小妻呼還待之甚厚以爲庫真都督
及景敗鷗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
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鷗語海師
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
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云郭元建猶在廣
陵景大喜將依之鷗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鷗
與王元禮謝朓仁弟歲鞋並景之昵也三人謂

景曰我等爲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鷗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鷗以稍入刺殺之景僕射索超卽在別船葳蕤以景命召之斬于京口元帝以鷗爲青州刺史封昌國縣侯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鷗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敦於嶺表聞僧辯敗乃還爲侯瑱所破遇害年二十八

羊鴉仁傳

羊鴉仁字孝穆泰山鉅平人也少驍勇仕郡爲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梁封廣晉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績位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栢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玠等趣縣瓠應接景至仍爲都督司豫二州刺史鎮縣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帝大怒鴉仁鴉仁懼頓軍入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旣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

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爲賊敗臺城陷
景以爲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
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荅重恩今若以
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
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
子畧所害臨死以報效不終因而泣下後鴉仁
兄子海珎知之掘畧父伯并祖及所生母合五
喪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雜他骨作五袋
盛之銘袋上曰荀畧祖父母某之骨鴉仁子亮
俟景亂後移至吳州刺史隨王琳以名將子見

禮甚隆爲人多酒無賴酒醉爲闍豎所殺

論曰王神念羊侃羊鴉仁等自北祖南咸受寵
任旣而侃及鴉仁晚遇屯剝侃則臨危不撓鴉
仁則守義以殞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
僧辯風格秀舉有文武奇才而逢茲酷濫幾致
隕覆幸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之道於斯爲得
及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奧主而外求君遂
使尊卑易位親踈貿序旣同兒戲且類弈碁延
敵開豐實基於此喪國傾宗爲天下笑豈天將
啓陳何斯人而斯謬也哀哉。南史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四

南史六十四

江子一

胡僧祐

徐文盛

陰子春

子鏗

杜蔚

弟岸 幼安 兄子龕

王琳

張彪

江子一傳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
 七世孫也父法成奉朝請子一少慷慨有大志
 家貧以孝聞苦侍養多闕因終身蔬食仕梁起
 家為王國侍郎奉朝請上書言事為當軸所排
 乃拜表求入北為刺客武帝異之又啓求觀書
 祕閣武帝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左衛將
 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异不為
 物議所歸欲引子一為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
 潔如此為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後為南津校
 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
 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極言得失武帝甚
 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書詳擇
 施於時政左戶郎沈炯少府丞顧璵嘗奏事不
 允帝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對甚
 激切帝怒呼縛之子四乃據地不受帝怒亦歇
 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橫江將

度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
挑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
於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
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關前
終死關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
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王師子五並力戰
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稍撞之賊縱突騎衆
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稍折賊解其肩時年六
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胄赴敵子
四稍洞曾死于五傷脰還至漸塹一慟而絕賊義
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給事黃門侍
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元帝
又追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謚毅
子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
九品并辭賦文章數十篇行於世

胡僧祐傳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也少勇決有武幹
仕魏位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三年避爾朱氏
之難歸梁頻上封事武帝器之拜文德王師歸
使戍項城魏剋項城因入北中大通元年陳慶

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歸梁除南
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愛緝綴
然文辭鄙野多被譎譖而自謂實工矜伐彌甚
晚事梁元帝侯景之亂西沮蠻反元帝令僧祐
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
年景圍王僧辯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於獄拜
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援僧辯將發
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
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前至
赤沙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大敗景將任約

南傳五十四

三

軍禽約送江陵侯景聞之遂遁後拜領軍將軍
厚自封植以所加鼓吹怛置齊中對之自娛人
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荅曰我性
愛之怛須見耳或出游亦以自隨人士笑之承
聖二年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魏軍至
以僧祐爲都城東諸軍事俄中流矢卒城遂潰

徐文盛傳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家本魏將父慶之梁
天監初自北歸南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
立功績大同末爲寧州刺史州在僻遠羣蠻劫

竊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夷人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元帝以爲秦州刺史加都督授以東討之略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元帝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徇等會之並受文盛節度大敗約於貝磯約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景聞之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宋遙等乃率所領獨進大破景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間道襲陷郢州軍中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元帝仍以爲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斂贓汙甚多元帝大怒下令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私懷怨望帝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禽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文盛無以荅遂死獄中

陰子春傳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
襲隨宋武帝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梁
武帝鄰居少相善嘗入帝卧内見有異光成五
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
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帝曰幸勿多言於是情
好轉密帝每有求如外府焉及帝踐祚官至梁
秦二州刺史子春仕歷位朐山戍主東莞太守
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
百姓祈禱糜費毀神影壞屋舍當坐棟上有一
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子
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
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憇此境子春心密記之
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
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
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
勤經月餘魏欲襲朐山間諜前知子春設伏摧
破之詔授南青州刺史鎮朐山又遷都督梁秦
二州刺史子春雖無佗才行臨人以廉潔稱閨
門混雜而身服垢汙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
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太清二年

徵爲左衛將軍遷侍中屬侯景亂元帝令子春隨王僧辯攻平邵陵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怕冠諸軍會郢州陷沒軍遂退卒於江陵子鏗

鏗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被當時所重爲梁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初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當爲賊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陳天嘉中爲始興王中錄事參軍三十一文帝嘗宴羣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即日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累遷晉陵太守負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集三卷行於世

杜蒨傳

杜蒨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父懷珪少有志節梁天監中累有軍功後又立功南鄭位梁秦二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懷珪命第三子蒨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於光道寺溪矢中其目失馬

敵人交稍將至嶷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嶷旅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斑絲纏稍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爲杜彪懷珪卒於州謚曰桓侯嶷位西荊州刺史時讖言獨梁之下有瞎天子元帝以嶷其人也會嶷改葬父祖帝敕圖墓者惡爲之逾年而嶷卒嶷弟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三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元帝與嶷兄岸舊密書邀之嶷乃與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元帝以爲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令隨領軍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景遁加侍中進爵爲公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景敗嶷入據臺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達於秦郡王僧辯令嶷赴援陳武帝亦自歐陽來會元建衆却嶷因縱兵大破之元建遁時元帝執王琳於江陵琳長史陸納等於長沙反元帝徵嶷與王僧辯討之及納等戰于車輪大敗之後納等降嶷又與王僧辯西討平武陵王於硤石旋鎮遘疾卒謚曰

武前兄弟九人兄嵩岑巖岌獻岸及弟從幼安並知名

岸字公衡太清中與前隨岳陽王謗攻荊州同歸元帝帝以爲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謗夜知其師掩襄陽以岸等襄陽豪帥於是夜遁歸襄陽岸等知謗至遂奔其兄南陽太守獻於廣平謗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獻岸等并其母妻子女並斬於襄陽北門謗母龔保林數岸於衆岸曰老婢教汝兒殺汝叔乃枉殺忠良謗

南傳五十四

八

命拔其舌鬻殺而烹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幼弱下蠶室又發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并以爲漆髑及建鄴平前兄弟發安寧陵焚之以報漆髑之酷元帝亦不責也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與兄前同歸元帝帝以爲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與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令助徐文盛東討侯景王貝磯大破景將任約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仍進軍大舉漢口別攻拔武昌景度蘆洲上流以厭文盛幼安與衆軍大

敗之會景密遣騎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人情大駭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降景景以其多反覆殺之

龔岑之子也少驍勇善用兵與諸父歸元帝帝以爲郢州刺史封中盧縣侯與王僧辯討平河東王譽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遁遷大府卿定州刺史及衆軍至姑熟景將侯子鑒逆戰龔與陳武帝王琳等擊之大敗子鑒遂至石頭景親會戰龔與衆

南傳五十四

水

軍大破之論功爲最授東揚州刺史又與王僧辯降陸納平武陵王及魏平江陵後齊納貞陽侯明以紹梁嗣以龔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遷南豫州刺史封溧陽縣侯又加散騎常侍鎮南大將軍龔僧辯壻也始爲吳興太守以陳武帝旣非素貴及爲之本郡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武帝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龔乃據吳興以拒之頻敗陳文帝軍龔好飲酒終日恒醉勇而無略部將杜泰私通於文帝說龔降文帝龔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讎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

財賞募復大敗文帝軍後杜泰降文帝龕尚醉不覺文帝遣人負出項王寺前斬之王氏因截髮出家杜氏一門覆矣

王琳傳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蕃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太清二年帝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軻還荆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剋之禽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

南傳五十四

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勲與杜龕俱爲第一恃寵縱暴於建鄴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爲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輕上江陵陳謝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使廷尉卿黃羅漢太舟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繫黃羅漢殺張載載性刻爲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其

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鬻割備五刑而斬之元帝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無罪請復本位求爲奴婢元帝乃鎖琳送時納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按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紀紀平授衡州刺史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人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政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而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元帝爲魏園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譽乃爲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

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趣之計時長沙蕃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受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拍麾琳遣將討之不剋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武帝旣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待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猪故琳戰艦以千數以野猪爲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仍受梁

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軍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惟以周鐵武一人背恩斬之鎖安都文育置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温太真何人哉南江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爲迪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鄴初魏剋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

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爲梁主齊文宣遣兵
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駟駮冊拜琳爲梁丞相
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辛慤
游說之等齎爾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
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
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
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
命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于濡湏口齊遣揚
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陳遣安
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盆城琳遣巴陵

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因東下
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
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
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
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
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透水死
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
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
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又
送壽陽琳尋與莊同入齊齊孝昭帝遣琳出合

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倉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從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饒吹琳水陸成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齊武成殂而不問除滄州

刺史後以琳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汁落地化為血蠕動有龍出於門外之池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寇齊齊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茶州令琳共為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聞破胡不從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

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
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
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
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
以酒脯來至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
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
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
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
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
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
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川舊族立功代邸効
績中朝當離亂之辰揔藩伯之任爾乃輕躬殉
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脩而
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邁萇弘
之責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
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
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
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
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小良可愴焉
瑒早遙末僚預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

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
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
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莅
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舊德比肩東閣
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脩窀穸庶孤
墳旣築或飛街土之驚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
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
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塋域叔孫云云仍
考彼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
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

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
夢琳求首並爲啓陳主而許之仍惟開府主簿
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
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
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喪柩達于鄴
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
尚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輜輶車琳體貌閑雅
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
敏軍府佐史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
愛士得將卒之心少爲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

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爲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歔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

張彪傳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或云左衛將軍衡州刺史蘭欽外弟也少亡命在若邪山爲盜頗有部曲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焉始爲方閣後爲十兵參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爲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邪義舉征子仙不捷仍走向剡趙伯超兄子稜爲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僞就彪計請酒爲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軟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

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
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
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及侯景平王僧辯
遇之甚厚引爲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
貞陽侯踐位爲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
財晝夜樂聲不息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
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
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
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
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

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
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
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
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
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
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
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
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
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
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舊劫曰官不肯去請就

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揚呼爲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揚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爲家主揚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揚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誦慙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揚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爲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揚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温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爲時所重異揚氏天水人散騎常侍曠之女有容貌先爲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爲彪所納彪友人吳中陸山才嗟泰等翻背刊吳昌門爲詩一絕曰田橫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爲留意氣持

寄禹川人

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恒在所忽江子一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宦蓋微江則自致亡軀胡亦期之殞命然則貞勁之節歲寒自有性也文盛克終有鮮詩人得所誠焉子春戰乃步鳴幽通有助及乎梁州之敗而以濯足爲尤杜氏終致覆亡亦云圖墓之咎吉凶之兆二者豈易知乎王琳亂朝忠節志雪仇恥然天方相陳義難弘濟斯則大厦落構豈一木所能支也張彪一遇何懷死而後已唯妻

及犬義悉感人記傳所陳何以加此異乎

列傳第五十四

南史六十四

